

荒島歷險記



上海重慶南路蒲柏坊四七號

三民圖書公司印行

冒險小說

荒島歷險記

(一) 一張地圖

國光國榮是兄弟倆，國光今年二十歲，國榮比他哥哥小一歲。他們兄弟二人共同有的特性，就是沈毅、勇敢。這大概是有遺傳關係的，因為他們的爸爸道生，是一個勇敢的探險家。他一生經過無數的困苦危難，但並不因而退縮，放棄他的事業。最後一次，他到南非洲去，從此便沒有回來，也沒有音息可通，到現在已整整十年了。國光兄弟倆對於爸爸的一生經歷，知道得並不詳細，因為他們在爸爸到南非時，年紀還小，媽媽又早去世，撫養他們的叔父，又不肯告訴他們。

在一個秋天的下午，國光突然接到從郵局寄來的一封信，潦草歪斜的字跡，認不出是誰寫的；只見信面上寫着「王愛民寄」，這一個名字，他也從未見過。好奇的心，使他很快的把信拆開，抽出信紙來看，見那紙上的字跡，竟和封面上一樣的歪斜潦草，寫道：

「可憐的孩子們：

MG
I246.5
88



3 1764 7835 6

我自從受了土人的襲擊，傷了後腦以後，過去的一切都記不得了。偶然看見現在附寄給你們的那張地圖，才使我從模糊的記憶中，勉強記起很簡單的一些事實來：記得十年前，我和你們的父親同到南非洲附近的一個島上探險，你們父親很幸運的，無意中發現了鑽石礦。那知跟着幸運而來的，便是惡運，在他發現鑽石礦的第二天早上，突然害起病來，不上幾天，便去世了。在他臨死的時候，畫了一張鑽石礦所在地的圖交給我，並且囑咐我到八年以後，交給你們。孩子們，這是你們父親唯一的遺產。

你們父親的朋友白 十月三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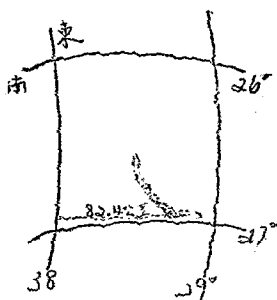
國光看到爸爸已不在人世的消息，兩手顫抖，心裏一酸，眼淚止不住流了滿臉。再看那張圖，是一張羊皮紙的圖，已污舊不堪了。上面畫着幾種符號，寫着幾個數字，還有幾條線，像一個「井」字。圖的反面，寫着：

「孩子，勇敢些，來享受父親的遺產吧！」

旁邊又有一行小字道：

「請在八年後的今天，交給我的兩個兒子。」

張道生 十九年十月三日



國光看完了圖，已哭得不成樣子。在他哽咽的喉嚨裏，發出悲慘淒切的音調，對他弟弟說：

「弟弟，可憐我們再也看不見爸爸了！」接着，把這一回事詳細的告訴了國榮。

「哥哥，爸爸是去世了，但是……但是我們要繼承爸爸的遺志，做一個探險家。你不看見嗎？爸爸不請他的朋友把寶物帶給我們，却說：『孩子，勇敢些，來享受父親的遺產吧！』」很明顯的，要我們自己去創造我們的園地。我們不能違背爸爸的遺命，我們該去找那個寶藏。」國榮很激昂的說。

「不錯，弟弟，你的話是對的。我們該靠自己的努力，去創造我們光明的前途。同時我們還得去找爸爸的屍骨。爸爸臨死時，我們不能見面，我們至少得把他老人家的屍骨找回來，讓他長眠在故鄉的泥土裏。」國光說。

「哥哥，很好，我們去告訴叔父。」國榮又說。

國光伸手拿了地圖和信件，走到叔父書房裏對着叔父流淚。說道：

「叔父，爸爸已去世了。」說着，就把那信和地圖遞上，接着又說：「叔父，你看見嗎？爸爸要我們去找寶物呢！我們決定明天就出發。」

叔父接過信和地圖，細細看了一下，便說：「孩子，你們不能去。你們父親的性情乖僻，你們不能聽他的話，不能冒險前去。兩個毫無經驗的少年，想到那種地方去，是太危險了。」

「不，叔父，爸爸要我們弟兄倆做個勇敢的人，我們不能不服從他的遺命。況且他老人家的屍骨，流落在異鄉，我們該找回來的。」國光說着，又哭起來了。

這時站在旁側的國榮插嘴說：「叔父，哥哥的話是對的。你說我們到南非去有危險嗎？危險當然是有的，但是我們的知識，可以引導我們躲避危險；我們的毅力，可以幫助我們克服困難。歷史上有許多『萬里尋親』的古人，不是比我們更年幼嗎？難道我們就比不上他們嗎？」

叔父聽了他倆的話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唉，孩子，你們的話固然不錯，但是你們要知道，十年來我撫養你們長大，好像親生的兒子一樣，你們忍心丟下我嗎？」說罷，眼淚撲簌簌的落了下來。

叔父悽切的語調，使他們弟兄倆呆住了，面面相覷，說不出一句話。

來。過了好久，國光很堅決的說：「叔父，不要悲傷，我們兄弟二人，不久便會回來的。爸爸會給我們幸運的。叔父，我請求你讓我們去。我們不能再見爸爸活着回來，但我們總得要眼看已死的爸爸回來的。」說罷，用哀求的目光，望着叔父。

叔父沈吟了一會，顯然已被他們感動了！站起身來，用手拍着他們的肩頭，說：「好，勇敢的孩子，你們去罷！恭祝你們前途光明。」

(二) 出發的前後

國光國榮得到了叔父的允許，頓時滿臉笑容，很快樂的回到自己房裏。國榮首先說：

「哥哥，我們得預備一下才好呀！」

「是的，弟弟，我們先得決定目的地。那張地圖我已經看明白了。」說着把圖攤在桌子上，指着說：「你看，這一張圖是很明白的：圖上的四條弧線，寫着 26° 、 27° 和 38° 、 39° ，這就是經度和緯度，上角註明東和南，這是表明東經和南緯；那麼我們祇要一查地圖，就可以知道那是什麼地方；「x」的記號，大概是表示鑽石礦的所在地；旁邊是一條山脈；虛線

和上面的「83.4 以北」是表明那個所在離東經三十八度約有八十二又十分之四公里。弟弟，你以為我的推測對嗎？」

「哥哥，我也以為這樣，這決不會錯的。我們來查看地圖，看究竟是什麼地方。」國榮說着，隨手在書架上找出一本世界地圖，打開一看，對國光說：「哥哥，查到了，那地方是靠近南非洲西岸的一個小島，名叫加羅。那裏沒有直接的海輪可通，我們祇有先到南非洲西岸的德班，再作道理。」

國光又把報紙拿在手中，看了一會說：「到南非洲的輪船，要在本月七號開出，今天才是二號，還有五天的時間，供我們出發前一個充分的準備。我們得細細計劃一下，要攜帶些什麼東西？每人一枝火槍，是不少的；糧食也該多帶些；開礦用的器具，當然也不能少；還有……」

「還有羅盤呢！」國榮搶着說：「還有帳幕、衣服，爐鍋、繩子等應用物件，我們都是帶着，一樣也不能少。」

「有這許多東西，再加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零星物件和藥品，也就够了。我們就去採辦這些東西吧！」國光說罷，弟兄二人便一同上街。

這兩天來，他們忙着準備一切。他們把所有的東西，分裝在兩個大

木箱裏，輕便的東西，用一個手提皮箱裝着，一切準備好以後，但等出發日期的來臨。

十一月七號終於來了。早上天氣晴朗，微風輕輕的吹着，國光兄弟倆和叔父一同到輪船埠頭，踏上跳板，走向船艙裏去。坐定以後，三人都說不出話來，黯傷的神色，籠罩住三人的面部。時間很快的過去，太陽已升了起來，輪船上的煙囪，冒出濃煙，氣笛連連的響，催促送行的人下船。整個船上，充滿別離的傷感。送行人絡絡續續的走下跳板。叔父站起身子，強作笑容，說道：「孩子，截去了！你們自己保重，祝你們早日成功，前途光明。」話沒有說完，眼淚已沿着兩頰，流個不住。

國光國榮也覺得離別的滋味是太難受了。勉強忍住了眼淚，安慰叔父道：「親愛的叔父，不要過分悲傷，我們再見的日期，也就在目前呀！」

「孩子，但願你們早日回來！我去了。」叔父轉身把手帕揩擦眼淚，走下跳板，站立在碼頭上，兩眼直望着船身，呆呆地出神。國光國榮從窗子裏望見叔父的樣子，心中是怪難受的，竟找不到安慰他的方法。

氣笛聲又起了，龐大的船身，漸漸移動，離開碼頭。船愈走愈快，碼頭上的叔父，也愈遠愈看不清楚；叔父的影子，終于由模糊而歸消失。

船行到大海中，四顧茫茫，無邊無際，祇有幾隻飛在空中的海鳥，點綴在廣闊的海面上。陽光照着起伏不定的波浪，發出萬道金光。這時國光兄弟倆的心，也像波浪一樣的起伏不定；他們的希望，也像海面一樣的廣闊無涯；他們勇往直前的精神，更像船身一樣的毫無阻礙，向前進發。

船在大海中行了幾天，漸漸馳近赤道，天氣也燠熱起來，大自然的一切，都呈現出熱帶的景象。他們兄弟倆的心，更忐忑不安，忽然想起了別離的叔父，使他們黯然傷神，一會兒想起了去世的父親，又使他們悲苦淚下，一會兒想起了前途的希望，又覺得精神煥發。船一天一天的向前馳行，他們的情緒，也漸漸緊張。

在一個很早的清晨，太陽還沒有升起，那時重霧鎖海，四周的景物，模糊得不可分辨。慢慢的從東方的地平線，透出一線光芒，直透重霧，海面上的一切，也逐漸清晰。國榮站在船頭上縱目遠望，但見前面一帶黑影，隱約可辨，不禁歡呼道：「非洲到了！」國光聽得呼聲，忙走出

船艙，擡頭一望，果真見前面一抹黑影，好像是陸地，也不覺萬分高興。這時一輪紅日，從東方跳出海面，照得滿海通紅。不多一會，太陽漸漸升高，重霧也隨着消散，前面的黑影，也更明顯了。不是南非洲大陸是什麼呢？國光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到了！」

船馳近海岸，大陸更看得清楚了。岸上矗立着高聳雲霄的許多樹幹，頂上有許多像羽毛一般的大葉子散開着。一點鐘後，船馳進海口，他們終於達到南非洲西岸的德班了。

(三) 大海洋中

兩天以後，一個天氣清明的早晨，風平浪靜的印度洋面上，浮起一隻小船，船上裝着兩隻大木箱，一雙手提皮箱和一些零星物件。船上有兩個少年，一個駕駛，一個把着舵輪。那不用說，是國光國榮兄弟二人在開始他們的冒險生活了。國光喚國榮道：

「弟弟，加羅島在德班的正東約一百八十多公里，我們向正東航行，按照這船的速率，明天正午可以達到加羅島了。」

「是的，哥哥，我高興極了，我們到今天才得實現我們的願望；到

了加羅，我們的生活將更多變化，更多興味呢！」國榮接着說。

小船在洋面很平穩的前進，兄弟二人的高興，也難以描摹。

下午，天色變了：蔚藍的天空，漸漸聚起雲來，遮住了日光，洋面上變成烏沉沉的；接着括起北風，浪也隨風而至。國光在船頭上高聲叫道：

「弟弟，天變了，把穩舵輪呀！」

「哥哥，放心好了！」國榮說。

船身在大浪中顛簸不定，兩個少年，努力的和風浪奮鬥。天晚了，風越發緊，浪越發大，這一隻容積不滿百噸的小船，便顯出不穩定的狀態。國榮拚命把持着舵輪，不使船的進行改變方向，國光時時回轉頭來看他。忽然砰的一聲響起來，只見北面一堆大浪，好像一座大山似的壓將過來，那舵輪把持不住，陡地扭轉，把國榮擲出幾步以外，倒在甲板上。國光回頭看見，忙丟下駕駛工作，跑到他身旁，輕輕的說：「弟弟！怎麼樣了？」但不見回答。仔細一瞧，原來因頭撞在船弦上，昏過去了！國光急得把雙手亂搓，想不出好的辦法。連聲叫着：「弟弟！弟弟！……」好久才聽得低微的聲音道：「哥哥，我還在船上嗎？」國光把國榮

扶起來，問道：「弟弟，你受了傷嗎？」

「不，哥哥，沒有什麼！」說着站了起來，表示他並沒有受到傷害。」「浪太大了，那舵輪真不容易把持，我已盡了我最後的能力。」

「不妨事的。」國光安慰他弟弟。「浪太大了，從船身側裏打過來是很危險的，還不如隨着波浪推送，比較好一些。」這時的船，因為失了駕駛，已改變方向，隨着波浪向東南前進。國光呆呆地望着浪花搖搖頭說：

「弟弟，我們二人來合力把舵輪把持住吧！我們唯一的希望，祇有捱到天亮，希望風浪平靜一些，再作計較。」二人把持住舵輪，任憑大浪把船推送。夜深了，風勢越轉越大，浪越打越急，二人拚命把持住舵輪，不放半點兒鬆，有幾回險些被大浪將人捲去，全身都像雨淋雞一般的濕透了。到了後半夜，風勢有增無減，兄弟二人，又冷又飢，但沒有空閒來吃一些食物。他們熬着冷，忍住餓，努力的支撐着，支撐着，好不容易捱到天亮，風勢仍不見減小，國光向海洋的四周探望，只見一片白茫茫的，沒有絲毫陸地的影子。只得垂頭輕輕嘆息。國榮看在眼里，也不禁有些失望，但他並不灰心，並不畏怯，他用鼓勵的語調對國光說：

「哥哥，不要失望，我們即使到還剩最後的一口呼吸時，我們還是有希望的。你看，風浪比半夜時小了。」

國光看看波浪，果真好像也知道疲乏似的，力量漸漸減小，風也沒有先時那樣吹得緊，不覺精神陡增，勇氣百倍，跑到大木箱邊，拿了些食物，和國榮二人充飢。肚子飽了，精力也覺飽滿了許多；一會兒，太陽出來了，身上也覺得暖和起來。忽然國榮指着前面，歡呼道：「陸地！陸地！」國光依照他手指的方向望過去，果真見東南方的水平線上，有一帶黑影，可以很清楚的認出一塊陸地。便說：「我們現注只有先設法踏上那塊陸地，等待風浪平靜，再想別法。」國榮也說：「好的，我們的船，先想法靠近那陸地吧！」於是兄弟二人，仍舊一個司駕駛，一個把舵輪，向新的目的地進發。船行了兩小時光景，那塊陸地更清晰可辨了，原來是一個小島；島上叢生着許多高大的熱帶植物。船馳近岸，只見周圍都是沙灘，找不到一個上岸的所在。突然一陣巨浪，把船送到沙灘上，船底擱住了動彈不得。國光歡呼道：「我們得到陸地了。弟弟，快些，我們來把木箱等東西搬上岸。」兄弟二人合力把二隻木箱，一一搬上岸，又把皮箱和零星物件，搬上了岸，正想把船安放好，不料

突然一陣巨浪滾來，把那隻船捲入水中。他們兄弟二人眼巴巴望着那船漸漸沉下去，無法施救。國光嘆着氣說：「我們祇能留在這島上了。」國榮却仍舊樂觀的說：「羅賓遜漂流荒島，祇有一個人。我們有兄弟二人，應用物件，又都齊備，還怕什麼呢？」

(四) 踏上荒島

他們上了荒島，第一個問題，就是要考察島上有沒有野人居住着；第二個問題，就是要找一個比較安全的住所，以防毒蛇猛獸的侵害。他們拿住火槍，慢慢地向森林裏前進，很細心的用他們的眼耳鼻來辨別危險。

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」突然一種粗笨的笑聲從樹林裏透出來，把他們嚇了一大跳。四面看看，却一無人影。

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」笑聲又起了，聲音比剛才更粗大，更雜亂，好像有許多人在同時發笑。國光兄弟倆再三的細細觀察，但仍舊不見一個人影。他們的心，突突的跳着，全身神經緊張起來，呼吸也急促了。國榮帶着恐懼的語調回頭對國光說：

「哥哥，這是什麼呀！這種莫明其妙的笑聲中，恐怕會包藏着許多可怕的危險吧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的四周，一定隱伏着危機，我們祇有處處留神，以防萬一。」國光說完，緊緊拿住手中的鎗，慢慢向林中進行。國榮也握住鎗跟在後面。走不多遠，突然聽得上面一陣撲撲的聲音，飛起一羣鳥，國榮擡頭看時，只見許多奇形怪狀的鳥，向天空飛去，那奇怪的樣子，頓時使他記起了什麼，放鬆了一口氣說道：

「這是笑鳥呀！我們在學校裏的知識，此刻有用了！教動物學的王先生講過的，在南非洲一帶地方，有一種名叫笑鳥的，叫聲很像人類的笑聲，樣子也很特別，不就是這種鳥嗎？方才我們上了當，以致飽受虛驚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受了虛驚了。」國光態度很嚴重的說：「但是我們的危險更大了。這島上住着智慧高出獸類而性情殘忍的野蠻人呢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國榮很驚奇的問。

「你不見嗎？我們走到那羣笑鳥下面時，那些笑鳥便是全數飛逃，可見他們以前一定曾受過人類的襲擊；而這種荒島上，除了我們兄弟二

人外，文明人恐怕是不會再有第三個吧！那不是島上有野蠻人的一個證明嗎？」想起了野蠻人，他們的心臟，跳動得更厲害。「野蠻人」這個名詞，多麼可怕？高出猛獸毒蛇的智慧，有勝過猛獸毒蛇殘忍的特性，如果不幸遇見了，多麼危險呢？他們於是僵僕着身子，在濃密的叢林中慢慢前進。

突然一陣簌簌的鼓聲，從遠處傳來，震動他們的心弦。二人立刻停止前進，蹲下身來，細細辨別聲音傳來的方向。國榮很輕的對國光說：

「哥哥，這是野蠻人的鼓聲呀！難道他們已經看見我們，向我們進攻了嗎？」

國光並不回答，屏住了呼吸，側轉了頭，靜心聽那聲音。好一會兒，才說：

「弟弟，這島上有野蠻人，現在已經證實了。但是不妨事的，你聽鼓聲仍在很遠的地方響着，並不漸漸接近，可見這鼓聲不是因為攻擊我們而發的。如今我們不能不遠避他們，以後也得隨時留神。」說着，二人折向東南面前進。走不多時，前面有一方平地，三面都有小河圍繞，

祇有東面是一排高大的樹。國光便說：

「這地方形勢倒還不錯，可以說是危險中比較安全的地方，我們就在這裏住宿吧！」國榮也認為這地方比較安全，於是便決定了。二人回身走到上岸的地方，便把木箱和零星物件搬去；但因為木箱又大又重，二人合力搬一個，已覺力不能勝，所以不得不勻作兩次搬運。當他們擡着第二個木箱走到半路時，忽然聽得呼呼的聲音，國榮忙放下木箱，拿下背在身上的火鎗，急促的說：「哥哥，快些準備！這是虎嘯聲呀！」國光也急忙把火鎗拿在手中，二人把鎗口對準了聲音傳來的方向，四隻眼睛注視着，眨也不敢眨一眨，幾乎連氣也不敢透。過了好一會，虎嘯聲漸漸遠去，才使緊張的心慢慢放鬆下來，擡着箱子繼續前進。

好容易到了目的地，已覺精力萬分疲乏。打開木箱，拿出帶來的硬麵包和一些飲料來充飢解渴。等精力恢復一些，便動手搭帳幕。那時太陽漸漸向西方下沉，半個身子已經沒入海中，血紅的光芒，照耀着海水，滿海全紅了。兄弟二人努力的工作着，到他們搭好帳幕，已經暮色蒼茫了。

大地上展開了黑幕，夜是那樣靜悄悄的，祇有風兒吹着樹葉，發出

浙索浙索的聲音。國光兄弟二人正想進帳休息，那知危險又跟着黑夜來了。

(五) 島上的一夜

樹葉被風吹着，浙索浙索的發響。但不久便聽見一種動物低低的咆哮聲，從東方樹林背後轉過來，接着便有輕細的踏步聲，摩擦聲。國光不約而同的拿起火槍，借着星月的光，細細觀看樹林的背後，但見一羣野狼，約有十多隻，銳利的目光，都注視在他們的身上，喉嚨裏發出低低的咆哮聲，正在準備進攻。

「砰」的一聲。國榮立刻放了一槍，打倒了一隻狼，但那些凶猛的野狼並不因而退却，咆哮聲漸漸增大，可知牠們更發怒了！「砰！砰！」又是兩聲，但野狼仍舊沒有嚇退，反把遠地方的野狼也引了來，數目加多了一倍。情勢緊急到極點，兩枝火鎗決不能把幾十隻野狼都打退；況且子彈有限，到彈盡的時候，他們便將被野狼撕成許多塊。國榮心裏非常着急，大聲道：「哥哥，快放鎗呀！」但國光並不回答，也不放鎗，只很快的把地上乾枯的樹葉堆積起來，圍在四週，同時點上火，不多時，

火光熊熊，圍成一個大圈，把他們圍在中間。國光便喚國榮道：

「弟弟，快不要放鎗！我們的鎗彈是非常寶貴的，不到萬分不得已的時候，不能輕易放掉一顆。現在我們可以不怕野狼的襲擊了，祇要不讓火熄滅。」

國光一面說，一面把地上的乾草枯葉拾起，繼續不斷的投入火裏，國榮也放下鎗，幫着他拾。火光果然把野狼擋住了，牠們一個個站在火圍外咆哮，但不敢衝進來。好一會兒，那許多狼知道無機可乘，才一隻一隻的走開了。國光兄弟才放寬心，那知又有事故發生了，重濁雜亂的腳步聲，在他們身後發出，回頭看時，但見十碼外有二十多個野人，一跳一跳的向他們這面走來。黑色的皮膚，厚厚的嘴唇，臉上塗畫着奇怪的花紋，樣子是怪難看的，每人手裏都拿着一隻弓，腰裏掛着一個滿盛着箭的箭袋。

「啊呀！完了！這一回完了！」國光不禁叫了起來。

「完了？不，我們不會完的，只要奮鬥。我們可以躲在兩個大木箱的後面開鎗，他們的箭，要射透木箱而射到我們身上，是不容易的。」國榮很勇武的說。

「弟弟你那裏知道，野蠻人的性情非常特別，他們有時非常勇敢，有時因受了恐嚇，却又非常胆怯。在他們勇往直前的時候，任何危險都不能阻止他們的進攻。我們現在雖有小河阻擋他們的前進，雖有木箱做屏蔽，但他們能很快的渡過小河，包圍我們的。如果被他們捉住，那可怕的命運是不可想像了。」國光很驚惶的說，最後聲調也顫抖了。

「但是我們除了抵抗，還有什麼生路呢？我們祇有從抵抗中求生路呀！」國榮很堅決的說。又指着野人道：「你看，他們越走越近了，快放鎗呀！」

二人把鎗口擱在木箱上，瞄準了最先一個服裝特別好像領袖似的野蠻人，正想放鎗，那知那酋長突然喊了一聲，好像在發令，接着便跪倒在地，其餘的人，也都絡繹跪下來，頭直碰到地上，不動一動，嘴裏噤噤咕咕不知說些什麼。國光立刻拉住國榮的手說：「不要放鎗，我們沒有危險了。」國榮用懷疑的目光，望着哥哥，有些摸不着頭腦。國光知道他不明白自己的意思，便道：

「弟弟，你忘記了嗎？我們學校裏的地理教師陸先生對我們講過，全世界的宗教有許多種，野蠻人的宗教大部是『拜物教』，有的崇拜『骷

『騾』，有的崇奉『鳥獸』，有的崇奉『火神』。在我們前面的這些野蠻人，恐怕是『拜火教』的一族，所以，他們跪在地上，很恭敬的樣子，嘴裏正唱着，大概正在禮拜他們心目中的『火神』吧？」國榮經哥哥一提醒，頓時恍然大悟，說：

「不錯，我忘記了。不想我們在讀書時認為沒用處的知識，現在竟一一應用到了。我們現在祇要讓火熄滅，他們就會走開的。」

地上燃燒着的火焰，因為好久沒有添燃料，光芒漸漸減弱；直到完全熄滅，濃烟便接着冒起來，遮住國光兄弟倆的視線。等到濃烟漸漸消散，再看那些野蠻人時，已經走遠了。

(六) 自力的建造

第二天早上，太陽光從樹葉縫裏穿過來，射到兩隻木箱上，有兩個身體壯健的少年，從樹上爬下來，那不用說，是國光兄弟倆。他們知道在帳幕中過夜，太危險了，在夜裏有許多可怕的動物來襲擊，那野狼便是一個證明。為了避免危險，所以昨天晚上，他們是在枝葉茂盛的大樹上過了一夜。

早餐以後，他們便計劃建造一所堅固的住宅，以避免猛獸的侵害。
國光首先說：

「弟弟，受過了昨晚的驚嚇，知道要在這島上居住，非有一個安全的住屋不可。我們怎樣可以有一個安全的住屋呢？」

「哥哥，我想我們仍舊可以住在帳幕裏，祇要在四週造一個堅固的木柵。這木柵的建造，並不費事，南西北三面，可以沿着小河築起來，即使不很堅固，也不怕猛獸過來，牠們是不會渡河的。祇有東面那缺口，必須造得非常堅固，這樣便不妨事了。」

「你的辦法，固然也好，但是我們帶來的釘錐、斧、鉗子等工具，都是小型的，用這些工具，要在短期裏面做一道堅固的木柵，恐怕不容易吧！我以為還是把房屋築在樹上，比較好一些。」國光說完，國榮點點頭。

商議定當，兩人便開始工作。先在樹上砍下許多六七尺長的樹枝，把分枝都砍掉，成為一根根的圓木棍，然後平擱在大樹的桠枝上，用樹藤牢牢縛住。因為桠枝是向上傾斜的，當然睡在上面是要掉下來的，所以在樹幹另一面的桠枝上，也同樣的建造，這樣便成了一個小孩子搖籃

似的東西，兩面高起，中間低下，睡在裏面便不怕掉下來；更在這牀鋪的裏面，鋪了許多乾草樹葉，使牠柔軟一些；再把帳幕張在上面，遮蔽雨水；最後再用許多的樹藤，結成一個繩梯，掛在牀鋪的近旁，以便上下。這些工作，比較還不十分困難，所以他們大約費了六小時的時光，便全部告成了。二個二十世紀的文明人，却把房屋建築在樹上，像鳥類一樣，這是非常有趣的。

住的問題解決了，接着便要解決食的問題。帶來的那些糧食，是要吃完的；吃完之後，吃什麼呢？這個問題不停地在國光的腦海中盤旋。因此便對國榮說：

「弟弟，我們的食糧問題，也得設法解決才好。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荒島，帶來的一些食糧，當然不夠維持我們的生命。」國榮聽了，也不作聲，只是低了頭，在那裏想辦法。國光也低頭沉思，不發一語。好一會兒，國光突然道：

「我們只有學野蠻人，獵取鳥獸來充飢。」

「獵取鳥獸？」國榮很詫異的問。「我們的火槍要來自衛的，當然不能用來打獵，空手又怎能獵取鳥獸呢？」

「那我有辦法。你記得昨天那些野蠻人手中拿着的武器嗎？弓和箭是獵取鳥獸很適用的器具，況且我們在學校裏讀書時，也曾練習過射箭，現在應用起來，雖不能百發百中，至少也有幾分把握的。」

「對呀！」國榮快樂得直跳起來。「哥哥，射箭，我是很有把握的，我在學校裏射箭比賽時，還得過兩次第一呢！」

「弟弟別忙，方法雖好，但做弓箭的材料也沒有，還得去找呢！」國光很鎮靜的說。他們在樹林的四周走着，一路注意着適合做弓箭的材料。結果被他們搜集到許多東西，像竹、蘆葦桿、樹藤等，都是很合用的。他們便動手製造弓箭：先把竹子用小斧劈成片，再取兩片竹片疊在一起，用樹藤密密紮緊，便成了強勁有力的弓背；弓弦是用幾條堅韌的樹藤搓成的；箭桿是利用堅硬的蘆葦桿；箭桿的尖頭，本想用削尖的花枝，但又怕不很鋒利，要待不用，又沒有適當的材料。正在商議的時候，國光一眼看見了那木箱，不禁拍手大笑道：

「有了！木箱上的大鐵釘不是最好的箭頭嗎？」國榮聽了，非常快樂。的確，用大鐵釘做箭頭，是再適宜也沒有了。於是二人立刻動手，合力把一隻木箱拆散，用鉗子鉗下鐵釘，一共有四十四隻，又費了兩小時

的努力，把鐵釘在石塊上磨，磨得非常尖利，然後牢牢插住在蘆葦桿上，得了四十四枝箭。有了兩張弓和許多箭，食的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。

弓箭做成了，國榮特別高興，對他哥哥說：「讓我試一試眼力吧！」哥哥，我現在要射前面那顆大樹上向右分開的第二條杈枝，你看！」說罷，颼的一箭射去，只見那枝箭不偏不欹，正射在那樹上，國光也不禁讚了一聲好。正在這時，國榮瞥見樹林裏竄出一隻小兔子來，忙搭上箭，瞄準了用力射去，正好射在兔子的腹部，那兔子帶着箭跑了幾步，便倒在地上死了。國榮一聲歡呼，忙跑過去把死兔拾回來，很高興的說：「我們今天有兔子肉吃了！」說罷，把死兔掛在樹枝上，下面生起火來。漸漸的一陣兔肉香從兔身上發出來，國榮知道兔兒已經烤熟了，便拿下來一撕為兩，一半遞給哥哥，二人就坐下來大嚼，雖沒有油鹽醬醋等調味品，但比硬麵包的味道要好多了。

吃完了兔肉，擦乾淨手，國光就說：「弟弟，食物沒有鹹味是不行的，我們明天要到海邊去，取些海水來曬成鹽，一方面用來調味；同時，以後如果獵到許多食物吃不完時，還可以用鹽醃藏起來，以免腐敗。」

「這話很對，我們明天就動手好了。」國榮說：「我認為還有一個問

題，也要設法解決的，那就是飲料……」

「這不成問題。」國光不等弟弟說完，便搶着說：「我們的淡水雖帶得不多，但在這島上有喝不完的飲料貯藏着呢！你看，四周高大的椰樹多少？那椰子果實裏的汁，不是很好的飲料嗎？」因此，他們的食和住，都不成問題了。

這一天晚上，他們住在鳥巢式的屋子裏，既安全，又舒適；更因為幾天的疲勞，使他們很快的入了甜蜜的夢鄉。

(七) 國榮的失蹤

島上的生活，過了幾天，卻也慣了。他們雖然幾次碰到猛獸的攻擊，好在他們非常留意，總在猛獸沒有近前的時候，很快的爬上樹，坐在樹上，對着發怒的畜生嘻笑。

一天，國榮照平日的慣例，拿了弓箭，背了火槍，很早的出外打獵；國光卻在家裏造船。原來他們仍沒有忘掉加羅島去，所以他們在生活比較安定之後，便動手造船。這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，但他們並不怕，立意要造一隻船，乘着到加羅去。

這天，到了正午時，還不見國榮回來，國光心裏非常疑惑，心想弟弟平常總在午前回來的，為什麼今天到這時候還不回來呢？轉念一想：或者今天因為獵不到動物，所以就耽擱了些時候，也說不定。這樣想時，疑懼的心重又鎮定下來，手裏還是拿着斧頭做造船的工作。

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，太陽光照着國光的身子，那影兒漸漸的長起來，不用說，時候又過了許多了。但仍不見國榮回來，這才使國光焦急起來，放下斧頭，坐在地，低頭沉思。心想：弟弟果真遇到危險了嗎？那怎麼好呢？獅子的利爪，猛虎的尖牙，在他腦海中盤旋，心別別地跳個不住。他立起身來，也顧不得肚中飢餓，拿了火槍，走出樹林，去尋找弟弟。

走，走，走，一直向前走。因為島上常下雨，所以國榮的足跡還能辨得清楚。他依着足跡前進，走了好久，到一片大草地的附近，國榮的足跡突然沒有了，四周却有許多雜亂的足印。那是人類的足印，但絕對不是國榮的足印，因為許多足印的頭上，有很清楚的足趾印，並且大小不一，可見這是許多赤足的人類所留下的。國光立定了，想了一下，靈敏的腦子立刻告訴他：

「注意野蠻人的陷阱！你弟弟跌落在陷阱裏，被野蠻人捉去了。」國光想起了這些，心不住的跳動起來。他不敢向前走一步，因為前面有一塊平坦的草地，無疑地是野蠻人設下的陷阱。他折向南走，脚下格外留神，他要找那些野蠻人的住處。

一步一步，向各處亂走，這時，他心中一些沒有恐懼，不怕野蠻人的殘忍手段，不怕猛獸的尖牙利爪，不怕……，他一切都不怕，他心中充滿了援救弟弟的熱血。「一枝火槍怎能抵敵一羣野蠻人？一個人怎能從虎穴中救出弟弟？」這些問題，他都不想。他只想再見親愛的弟弟一面，然後再設法營救。否則他願意和弟弟死在一起。

國光這樣沒有目標的在森林中走了多時，仍找不到野蠻人的住處，更找不到他弟弟的影兒。兩條腿是那樣的痠痛，手中的火槍，也覺得平空增加許多重量，腹中更餓得咕咕作響。這時天色漸漸的昏暗，森林中的景色模糊得難以分辨。國光帶着絕望，慢慢的走回家去。

回到家裏，也無心吃東西，胡亂的吃了一些硬麵包，便爬上樹去，躺在鳥巢樣的牀上，胡思亂想：

「平時兄弟二人睡在一隻牀上，多麼有趣。今天呢？弟弟那裏去了

？如果弟弟不幸死了，一個人在荒島上的生活，不是更寂寞無味了嗎？

「唉！真該死，弟弟好好在家中，我拖他出來探險，踏上了這荒島，以致被野蠻人捉去，不是我害了他嗎！」國光這樣想，淚珠兒從眼眶裏擠出來，流滿了兩頰。一會兒咬牙切齒痛恨野蠻人；一會兒伸手打自己的頭，懊悔不該拖弟弟來探險，以致害了他。他幾乎瘋狂了：一閉上眼便見國榮在對他微笑，一會兒又好像對着他流淚。他實在傷心極了！國光的神經是昏亂了，他伸手去摸他的身旁，心想弟弟或許已經在身旁睡着了。但是身旁空空的，那兒會有呢？他反自己安慰自己道：「不要傷心，弟弟也許沒有死，也許自己會回來的！」

夜深了！國光的頸後，一片濕漉漉的，被淚水浸透了。時間一分一秒很快的過去，國光無論如何總睡不着。突然聽得樹林裏發出一「浙索浙索」的聲音，好像是腳步聲。「弟弟回來了麼？」國光悲傷的心中，又激起無限的希望，接着耳邊又好像聽得國榮喚他的聲音，不禁把身子直豎起來，帶着顫動的聲調，大喊道：

「弟弟，快來，我在這裏呀！」但卻不見回音。他提高了嗓子，大聲的呼喊：

「弟弟，我在這裏等你呀！你快來呀！」但是仍不聽得有回音，「浙索浙索」的聲音仍不斷的從林中傳來。哪裏是什麼腳步聲？這是風吹樹葉所發出的聲音；哪裏是國榮喚哥哥的聲音？這是國光的幻覺。他又絕望了，無力的身子，重又倒下來。

天上，佈滿了雲，把星兒的光亮遮得一些也沒有，那種陰暗懷涼的景象，好像也在那兒為了國光的失望而傷心。林中，「浙索浙索」的風聲，也好像為了國光的失望而哭泣。可憐的國光，淚珠兒幾乎哭乾了。

（八）國榮歸來

東方的海平線上，吐出一絲微光，不久，一輪的紅日，跳出了海面，燦爛的光芒，照耀着海面。一夜沒睡的國光，立刻起身，他顧不得身體的疲乏，也不顧肚中的飢餓，他想馬上出發，繼續去找尋弟弟，明知希望是很微小的，但他仍希望能見到弟弟安然歸來。

在牀上豎起身子，兩眼向東方遠望，從密密的樹葉細縫中望出去，瞥見一個灰色的細長的東西，在那裏走動，向他這邊走來。「呀！這一定是弟弟回來了。」國光快樂得叫起來。立刻站起來，拉住了樹枝，兩

眼連眨也不眨一下，凝注那東方來的動物。那動物不停的向西走，一會兒給盛密的樹葉擋住了視線，瞧不見了。一會兒又出現了。一會兒又給大樹幹擋得看不見，急得國光恨不得把大樹一起砍掉。心中想：「好弟弟，你快些來吧！」

那動物漸走漸近，走到一片廣大的草場上停止了。這時國光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那動物，黃褐色的皮膚，夾雜黑色的斑紋，那裏是什麼弟弟？原來是一隻長頸鹿。國光失望極了，心中恨極那使他空喜歡一場的動物，但是那無知的動物，又怎麼知道呢？

國光從床上爬下樹來，無精打采的拿起火槍，正想走出去找尋國榮，忽聽得「哥哥！哥哥！」的呼聲，從東方傳來。那聲音非常急促而顫抖。國光停住脚步，細細辨別那聲音，他怕又像昨天夜裏一樣，耳朵在作怪；但這一次決不是幻覺了，那聲音漸漸近了，中間夾着喘氣聲。更有一種「浙索浙索」的聲音，明明是有人在樹叢走過。國光快樂到極點，忙拉直了嗓子喊道：

「弟弟，我在這裏。」一面喊着，一面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迎上去。一會兒對面跑來一個人，不禁又使他呆住了，不敢上前。心想：「這怎

麼是我的弟弟呢？」對面來的那人，的確不像是國榮：頭上蓬鬆雜亂的頭髮，倒垂下來，遮住了額部；臉像一個黑糰子，祇露出一雙眼睛和一副雪白的牙齒；身上滿身是水；兩條腿更奇怪，一條紅色，一條白色，這真是一個怪物，那裏是國榮呢？

那怪物越走越近，嘴裏不住的喊着哥哥。國光聽到那種熟悉的聲調，才決定那人的確是弟弟國榮。國榮很快的衝過來，國光立刻迎上去。兩人抱頭大哭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好一會兒，二人才放開手。國光向他弟弟周身細細打量一下，才知道黑臉是因為染滿了污泥；一隻左腿受了傷，被血塗滿了，因此好像是一隻紅腿；傷口在後面，血還不停地流出來。這使他重又傷心起來，急急問道：

「弟弟，你受了什麼傷？」

「哥哥，不要緊的，我腿上中了野人的標槍，若不是逃得快，恐怕此刻不能再和你見面了。」國榮很悲傷的說。

「呀！這是不幸中之大幸。」國光憂愁的臉色立刻消失了，很快樂的說：「這才使我放心，我怕你受到野人的吹箭，那就沒命了！因為野人常用一根長的管子，中間放了箭，用力吹射出去，名叫吹箭。那些箭

頭上，大多總塗着有毒植物的毒汁，不幸被射到，那麼在幾小時內就會死，是沒法救治的。」他說完，使用清水洗淨國榮腿上的血污，再敷上些消毒藥，用藥棉紗布包紮好；又替他洗淨臉上的污泥，忽然看見國榮的兩手腕，又紅又腫，不勝奇怪，便問：

「弟弟，你的手腕也受了傷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的手腕到現在還灼痛得緊呢！」國榮說着，自己在藥箱裏拿硼酸軟膏，塗在手腕上紅腫部分，再用紗布包紮好，便坐在地上休息，他已經疲憊到極點了。

「弟弟，你究竟怎樣遇險，怎樣逃脫的呢？」

「這事說來很長，讓我來細細的講，但是我已疲乏極了，肚子又餓，整整一天沒有吃東西，現在我需要吃些食物了。」國榮好像很沒有精神似的。

「啊呀！我真發昏了，見你回來，我高興到幾乎發狂，竟沒想到你整天沒有吃飯，連我自己肚子餓也忘了。待我生起火來烤野味，同時你身上的濕衣服也得脫下來烘一烘。」國光說着，把醃藏的一隻小鹿，掛在樹枝上，下面堆了許多乾枯的葉子，點了火。一面把國榮的濕衣服。

放在火旁烘乾。

小鹿烤熟了，透出一陣肉香，兩個餓極的肚子，都咕哩咕哩響起來。國光拿下烤熟的小鹿，一撕為二，把一半遞給國榮，二人大嚼起來。鹿肉本為獸類中最美味的肉食，加以二人已很餓，所以格外覺得有味。不多一會，各把半隻鹿吃得精光，祇剩下些骨頭和毛皮。

(九) 危險的經歷

吃飽了肚子，國榮便開始講他遇險的經歷：

「我在林中走着，一路留意獸類的出沒。走到一片草地上，只覺腳下一軟，跌下一個很深的陷阱。我擡頭向上看時，只見無數野人的黑臉和許多箭頭對準了我，嚇得我不敢動彈。只得由他們擺佈：他們把網拉起，我也跟着出了陷阱。他們把我從網裏拉出，用繩索緊緊縛住。他們一路歡呼跳躍地擁着我回去。一路上我心中非常害怕，知道我的命運是將要結束了。落在野人手裏，希望是很少的。我又想到你，一定要為我痛哭，為我流淚，心中難過萬分。」

「自從你失蹤後，我是傷心得哭不出眼淚來。我各處尋找，絲毫不

見你的蹤跡。走到那陷阱旁，看見許多足跡，才斷定你是被野人捉去了。那時我的心真急碎了。」國光插嘴說。

「到了野人的村落裏，見有無數的野人，在那裏敲鼓唱歌，好像在慶祝。我被推到一個地方，前面有一堆火，火光熊熊，一刻不停。火堆前面，矗立一個石臺，臺上放一個骷髏。最可怕的是火堆的四周有一個大木架，中間掛着一根長繩，可以拉上拉下，我一看便知道這是我生命結束的所在，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縛到這根長繩上，去祭火神，心中忐忑不定。」

「許多野人圍住火堆，高聲唱歌。許多人在旁，有的敲鼓，有的吹着一種牛角做成的樂器。一會兒唱歌的人都跪下來對着火膜拜。過了好久，天色漸漸黑了，他們也停止那種儀式，鼓聲音樂也跟着停歇，我知道我的生命，就在這時要完了，我對於死並不怕，所放不下的，就是家中親愛的叔父和你。那知事情往往出乎意料，他們並不把我去祭火神，祇把我用繩繫得更緊，另派一個野人看守，其餘的都去睡了。」

「夜，是靜極了，祇有樹林裏傳來一陣一陣的風吹樹葉聲。這時我心中疑惑不定，不知野人究竟將我怎樣處置。無論如何，我祇有自己找

生路，自己找逃脫的機會。但是手足和全身都被繩子緊緊縛住，身旁又有人看守着，怎麼辦呢？我祇有靜待機會，所以我假裝熟睡，眼睛閉着，卻時刻張開來偷看那看守我的野人的動靜。

「時候已經過半夜了。那野人呵欠連連，顯出十分疲倦的樣子，要想睡下，但又怕我逃走，低頭看了我一眼，我有意裝出熟睡的樣子，使他放心，他果然上了我的當，以為我真的熟睡了。他又在我身上細細觀察一下，大概是看我身上縛的繩子有沒有鬆動。一會兒，他就很安心的倒下來睡了。過不多時，我聽得鼾聲起了，知道他已經熟睡，心裏非常快樂，這正是我逃走的好機會。於是使用力的掙扎，想把繩子掙鬆一些。祇要能伸出一隻手來，那就好了。那知掙扎了好久，繩子絲毫不見鬆動，我失望了，祇得靜靜地躺在地上休息。

「我躺在地上，腦子不停的思索，希望想出一個逃脫的方法來，但是始終想不出。忽然我看到那還沒有完全熄滅的火堆，頓時被我想到一個方法。我把身子滾到那火堆旁，使被反綁的兩手靠近火，借那些沒有熄滅的火，來燒斷縛住我手腕的繩子。火的熱力灼着我的手，我真痛極了。但是為了要求自由解放，祇有忍耐。我咬緊牙關，忍着痛，讓火去

灼。頭上的汗珠，像雨樣的流下來，手腕痛得像許多針在刺，我都不管。我只是忍耐着，忍耐着。

一繩子畢竟斷了，我的雙手便獲得了自由，我是多麼快活呀！立刻在口袋裏拿出小刀，把身上足上縛着的繩子一起割斷。想立起身來，那知兩條腿軟得像棉花，站腳不定，又跌了下去。原來兩腿因被繩子縛久了，血液流行不暢，已經麻木了。在地上坐了多時，才慢慢的復原。我很快的站起來，拿起那睡着的野人身旁的一條標槍，想把他刺死，但是心中却有些不忍，手也軟了，顫抖抖的用不出一些力。繼而一想，如果他突然醒了，見我這樣子，一定要大叫起來，那我不是又要被捉了嗎？為了抵抗，為了求自身的生存，而殺死敵人，是正當的自衛，不能算殘忍，於是我便鼓足勇氣，用力把標槍向他心窩刺下，他祇哼了一聲，便死去了。

——第二件要事，便是要想脫離那險地了。我丟下標槍，認定方向逃回來，走了幾步，又停住了。天色是這樣的黑暗，天空中祇有一彎蛾眉新月和疏落的幾顆小星，微微的發光，怎能在林中走路？況且這樣的深夜，森林中猛獸出沒無常，又是多麼危險？想不走吧？倘若那些野人發

現我已逃脫，看守的人已被殺，追趕出來，又怎麼辦呢？兩種思想在我腦海中一上一下，使我躊躇不定。最後我覺得深夜時穿過森林，總是比較危險，我決定留在那裏等待天明，同時祇希望在天明前，不要被他們發覺。

「一個人站着呆等，手腕上劇痛難忍，但也毫無辦法，祇有忍耐。因為那時離開天亮還有許多時候，所以便坐在地上休息。眼望着月亮，希望牠快些西沉。可惡的月亮，却好似有意和我為難，偏不下去。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那月亮已快下去了，我心中正在高興，那知不幸的事也跟着來了。突然聽得一聲尖厲的呼聲，從後面傳來，我急忙回頭，只見火把一個一個點起來，照得滿天通紅，照見一個個野人凶惡的臉，照見每人手中的標槍。這時我知道危險萬分，便不顧一切，立起身來就逃，不幸已被他們看見。只聽得一陣吶喊，許多野人追蹤而來。他們一面追趕，一面狂喊，那喊聲幾乎震聾我的耳朵。我拚命的跑，他們在後緊緊追來，標槍繼續不斷的向我射來，我便竄向森林裏去，一則可以減少他們標槍的射擊，同時還可以避免再跌下陷阱。逃，逃，逃，逃，我盡力的奔跑，他們却不肯放鬆，只是一窩蜂似的追來。我的腿已不肯聽我的指揮

，我覺得自己跑的速率漸漸減小了。

「在這危急萬分的時候，忽見前面有兩隻斑斕猛虎，低了頭迎面走來。『這就完了！』我心裏想。正要另找一條路走，幸虧那虎聽到野人的狂叫聲，看見明亮的火光，大概也有些害怕，折向旁邊去了。」

「我繼續向前逃，野人還是追着。我簡直跑不動了，兩條腿好像有幾千斤重，提也提不起，這正是最危險的時候了。我不敢把踏步放慢，只是拚命的跑。漸漸跑出了森林。這時忽然覺得左腿上有什麼東西碰了一下，身子不由自主的跌在地上，伸手向後一摸，才知是一枝標槍。我這時的神經大約是麻木了，竟一些也不覺痛。立刻爬起來，繼續向前狂奔。一枝標槍從我耳旁飛過，我知道野人快追上我了，心中焦急異常，但疲乏而又受傷的腿，怎能再跑快一些呢？『一分鐘之後，我的性命就將完了！』我這樣想。」

「跑不多時，前面見有一條河橫阻着。那河約有二丈開闊，這是我唯一的救星了。假使那些野人不會游泳，那我就有逃脫的希望。如果他們也會游泳，我就毫無希望了。這一線的希望，增加了我不少勇氣，我很快的跑到河邊，跳下水去，用力的游向對岸。在水中，祇聽得後面嗷

啞的響，標槍不住的落入水中。我不敢回頭，只是努力的向對岸游去。不多時，我已上了岸。我回頭看那些蠻人，一字兒排在岸邊，都怒容滿面的看着我。

「『這才好了。』我心裏好似放下一塊石頭。他們不會游泳，給我逃脫的機會。我看着他們，露出得意的笑容。他們無可奈何，祇得很懊喪的回去。」

「這時天色微亮，我的身子疲乏得不能再動，腿上的創傷，隱隱作痛起來。我不敢多耽擱，只怕再碰到猛獸；也不願多耽擱，知道你一定非常想念我，或許已經為了我的失蹤而痛哭哭了。所以我稍稍休息了一下，便急急地趕回來，可以早一些使你快樂。」

「我認定方向，一拐一拐的走回來。那時天色大亮，林子外面的一切，都可看清楚。我一路走着，因為身旁沒有武器——那火槍被野人拿去了，所以特別留神，但忍遇到猛獸。走不多時，猛擡頭，突然看見一隻豹子，迎面走來，我想躲開時，已被牠看見了。牠很快的向我這來，來勢非常兇猛。我想：逃是逃不掉的，疲乏無力而又受傷的怎能和豹子賽跑？那麼難道就呆站着等那豹子來把我撕成幾塊嗎？」

？不，決不，我的兩腿雖然疲乏，但我的兩臂還有相當的力量。我立刻跑到離我身體祇有兩三尺的一棵大樹下，雙手攀住樹枝，用盡全身的力氣，向上一躍；接着便很快的爬上樹頂。正在這時候，那金錢豹也已經追到樹下，牠見我上樹，覺得到口的食物，又要失掉，非常發怒，狂叫一聲，同時身子向上一竄，一雙尖利的前爪，抓住了我的褲腳管。我知道不妙，想把兩腿縮上去，已來不及了。幸虧我緊緊的握住樹枝，並且那樹枝非常堅韌，還能支持一人一獸的重量，沒有折斷。因此那豹子祇把我的一隻褲管抓了去。失望的牠，再作第二次攻擊時，我已經很快的爬到了更上一層。牠很失望，在樹下逗留了許久，知道毫無希望，才離此他去。

「我等牠走遠了，才敢從樹上爬下來，急急忙忙的跑回家。在路上又被石子絆了一交，因此跌得滿身滿臉的泥污，好像是一個黑鬼。」國榮一口氣講完他的冒險史，國光才放鬆他緊張的心弦，舒了一口氣說：「真危險！你這種驚心動魄的經歷，如果做成一篇小說，一定可以受到許多人的歡迎呢！」

當天晚上，他們兄弟倆，因為出乎意料的居然還能見面，心中真有

描摹不出的快慰。二人談談說說，不知到什麼時候才睡覺。

(十) 交了一個朋友

經過一夜安適的睡眠，國光兄弟倆都已恢復了固有的精神。國榮被火灼傷的手腕，已完全不覺痛楚；腿上的槍傷，也漸漸地平復。二人吃過早飯，合力同心，繼續造船的工作。從造船工作開始到現在，快一個月了，因為工具的不完備，所以工程的進行是慢得可憐。如果照這樣下去，那麼工程完滿的日期，預算至少在二年以後。但是這兩個勇敢為的青年，毫不因為這事的艱難而灰心而停止工作。任何困難，不會使他們退縮的。他們深深的知道，祇要有堅強的毅力，不屈不撓，努力的和困難搏鬥，困難總有一天會被克服的。

島上的空氣是怪沈靜的，祇有「丁，丁，丁，」的伐木聲點綴着。忽然從林中遠遠的傳來一陣慘厲的呼聲，使他們二人立刻停下工作。國榮放下斧頭，很快的依着聲音傳來的方向尋去。國光比他弟弟細心。他恐怕有什麼危險，就拿了火槍，也跟着出去。

國榮走了約有一箭之路，見路旁坐着一隻小猴子，兩隻前肢捧住了

一條腿，口中「吱，吱，吱，」的叫着。國榮細看牠的腿上，有許多鮮血從一個創口湧出來。國榮站住了腳，心中不免可憐牠。那小猴子偶然擡頭看見國榮，臉上頓時現出驚惶的神色，立起身來想逃走，那知因為腿上受傷很重，走不多遠，重又倒了下來。國榮更覺得牠可憐。這時，那小猴子似乎知道國榮並沒有惡意，所以不再像方才那樣慌張，兩眼帶着哀求的目光，注視着國榮。一會兒又指指腿上的創傷，口中「吱，吱，」的叫着。國榮很明白牠的意思，於是慢慢的走過去，把牠輕輕抱在手中。細看牠的創口，原來有一根木刺，深深的陷在肉裏。

這時國光也來了，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一隻可憐的小猴子。」國榮回答道：「你看，一根木刺已完全陷進肉裏，不用鑷子，恐怕不容易拔出來吧！」

「那麼我們帶牠回去吧！」國光說。

二人循着原路回去，小猴子向他們看看，心中也許有些懷疑，但牠也並不表示反抗。

到了家，國榮把小猴子放在地上，用鑷子把木刺輕輕的拔出；國光在一旁，已把紗布藥膏等物件預備好。國榮用些清水，先把牠創口的血

污洗淨，敷上一些消毒藥膏，再用紗布包紮好。笑盈盈的拍着他的頭說：「可憐的小朋友，現在好了。」

小猴子拉住了國榮的手，「吱，吱，」的叫，表示非常親熱，非常感謝的樣子。國光兄弟倆，因為替這可憐的小動物盡了一些力，心中也非常高興。

兩天以後，國榮替小猴子把紗布解開，見創口已完全平復，長出新肉來。於是對牠揮揮手，說：「小朋友，回家去吧！」

那小猴子快樂到極點，連跳帶跑的走了。

事情往往出人意料，那小猴子去不多時，又回來了，並且手中多了兩隻鮮紅的果子。牠把兩隻果子送到國榮手中，坐下來，望着國榮。國榮回頭看看哥哥，二人不禁同聲笑起來。

「哈哈，真有趣。」國光笑着說：「這小動物，居然也知道送兩隻果子來酬謝我們。這未免要使忘恩負義的人們慚愧了！」

「真的，動物所低于人類的，祇是智慧。論牠們的心，反不像人類那樣刁險詭詐。」國榮說着，又回頭對小猴子笑笑說：「小朋友，謝謝你的好意。你回去吧！」說罷，又揮揮手。

小猴子對他們注視了一會，才立起身子，離此他去。一路走去，還常常回過頭來。國光兄弟二人，目送那小猴子漸走漸遠，直到消失了影子。他們想到那小猴子的誠摯的愛，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慰。

從此以後，那小猴子每隔一两天，總要來看望牠的二個恩人，來時，總帶些美味的鮮果。不想一個小小的猴子，竟有這樣的至誠，這更使國光兄弟大大的感動。兩個人類竟和一隻猴子，時常相伴在一起，漸漸廝熟，最後，竟會互相忘了人和動物的界限，交成好友。國光更替那小猴子取一個名號，就叫「朋友」。這「朋友」真是名副其實的朋友，牠常在國光兄弟的家的四周，擔任守望的工作，一見到有什麼猛獸的蹤跡，或有什麼特殊的故事，便來報告。雖然言語不通，但是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以後，國光們也很能明白牠的意思，而牠對於國光兄弟的說話，似乎也很能明瞭一部分。

(十一) 想離開荒島，再等一年吧！

國光兄弟在荒島上生活着，不覺已經很久了。根據他們筆記簿上的記載：從他們踏上荒島到今天，太陽東升西沒，一共是一百五十八回，

這是說他們的荒島生活，已將近半年，但造船的工程，祇完成了四分之一，他們要離開這荒島，至少還得經過一年多的光陰。

這天下午，國光兄弟正在繼續造船的工作，忽然朋友很急促的跑來，口中「吱吱」的叫着，臉上驚惶的神色，一望而知必有重大的事故。國光兄弟倆立刻放下工作，朋友一把拉住了國榮的衣服，一面指着南方，「吱吱」的不知說些什麼，好似叫他們逃避的意思。國光知道附近一定有什麼危險伏着，以致使朋友這樣驚慌。於是很快的爬上一棵大樹的樹梢，向四面眺望，祇見南面海灘上，停泊着好幾隻大船，許多人在海岸上來來往往。祇因距離太遠，看不出是些什麼人。國光心想：這些人決不是野人，一定是從別地來的；如果他們是文明人，那麼就可請求他們載我們離開這荒島了。這樣一想，心中滿存着希望，立刻下樹來，拖了國榮就跑。國榮心中莫明其妙，忙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國光大聲的說：「快跑，別讓他們走了！」這時的國光，因為抱着極大的希望，一時疏忽，竟想不到帶防身的武器，急急忙忙，拖了國榮沒命的飛跑。國榮聽了他哥哥的話，仍舊不明白是什麼意思，祇得跟着他跑。那個朋友也跟在他們後面。

三人一路跑去，幸虧沒有碰到什麼危險。不多一會，已跑近海邊。細看那些人時，確是文明人，船上滿裝着許多木料。國光不停的向前跑，那些人已看見他，一聲呼喊，一個個都很慌張的跳上船。國光覺得這機會如果失去，那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脫離荒島，所以加倍努力的向前跑。突然「砰」的一聲，一顆槍彈從船上飛來，打在他身上。他身子失了重心，便跌倒在地上。國榮在後面起來，一見哥哥受傷倒地，大吃一驚，急忙問道：

「哥哥！受傷了嗎？在那裏？」

「快些！快些！快把他們叫住！」國光很急促的指着海岸說：「快去對他們說明，請他們載我們離開這荒島。我受傷不在要害，不妨事的。弟弟！快去！快去！」

國榮很快的跑到海邊，那些人坐着船已去遠了。國榮大聲的叫着：「停船，請你們回來。」但那些人似乎沒有聽見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國榮眼看那些人的船漸漸遠去，才很失望的回來。

「哥哥，他們去遠了。」他很懊喪的對國光說：「你的傷勢，究竟怎樣？」國光也很失望的說：

「我的傷勢，並無大礙，祇是腿上中了一槍，大概沒有什麼危險。祇可惜那些人走了，我們想脫離荒島，再等一年吧！」

「我真不明白，那些人為什麼不問情由，一見我們就開槍？我們說的話，難道他們不懂嗎？」國榮很懷疑的說。

「這理由我也思索不得。我想或者他們不懂話吧？因為我沒有看清楚他們究竟是東方人或是西方人。」國光說。

「那麼我們回去吧！」國榮說完，便扶着他哥哥，一步一步慢慢走回去。那小朋友在國光的腿旁，一前一後的側着頭張望，好像也很担心着國光的創傷。

回到家裏，國榮替他哥哥把創口洗淨，包紮停當，二人默默無言，都在低頭思索那些人開槍的原因。好久好久，仍得不到一個合理的解答。國榮偶然擡頭，看了國光一眼，頓時恍然大悟，說道：

「哦！我知道了。哥哥，你看我們將近半年沒有剪過的頭髮，又長又亂；我們的臉上和全身，都被太陽晒得黝黑異常；身上的衣服，又是這樣的破碎不堪；加以又在這樣的荒島上出現；那些人見了，當然要以為我們是野蠻人。你方才那樣很快的跑過去，他們當然要開槍了。哥哥

你以為我的這種猜想對嗎？」

「唔！」國光說：「不錯，弟弟，你的猜想是對的。可惜當時的我，因為興奮過度，沒有想到這一點，以致弄成這樣的結果，這完全是我自己的疏忽。唉！我們失去這樣一個好機會，真是可惜。現在，我們祇能在這島上再等一年吧！」

「哥哥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憂慮。我們有的是智慧，有的是體力，我們總能設法解決這些困難的。你現在且安心靜養，等你的槍傷痊癒後，我們再想辦法。」國榮安慰他的哥哥。

（十二）還是用自己的努力！

國光兄弟的體格，本很壯健結實，加以在荒島上的半年野蠻生活，更把身體鍛鍊得像鋼鐵一樣的堅強。二天以後的早晨，國光的槍傷已痊愈，二人又開始討論那些乘船到島上來的文明人。國光首先說道：

「我見他們的船上，好像裝着很笨重的東西。我想他們來此的目的一定是採運什麼東西的。」

「他們大概是來採取什麼木材的。因為我很清楚的看見，他們船上

載着許多木材。」國光說。

「那就對了！我在那天跑近海邊時，覺得有一陣香味從對面吹來，那味兒很像是檀香。我想他們或許是來採取檀香木的。檀香木不是熱帶產物嗎？」

「好，我們就假定他們是來採取檀香木的。那麼就有辦法了。他們既是來取檀香木，那麼說不定下次還要來，我們仍然可以請他們載我們離開這荒島的。」

「但是，如果他們仍然認為我們是野人，又發生像前天那樣的誤會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那有辦法。」國光很有把握的說：「祇要我們在那地方的樹上，刻一段文字，說明我們的經過情形，就得了。」

「好！就這麼辦。那麼我們立刻動手吧！」國榮聽說，非常高興。他們二人，一個拿了火槍，一個拿了弓箭，向海邊跑去。走不多遠，對面來了朋友。國榮伸手握着朋友的手說：

「朋友，跟我們一起到海邊去吧！」二個人和一隻猴子，一起向海邊走去，不一會便到了。國光一看海邊的許多樹木，果真都是檀香木，

其中有一部分，都齊根截去。於是他們的理想完全證實。

二人揀定幾棵比較粗大的樹幹，便開始用小刀在上面刻字。朋友站在旁邊，當然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只是呆呆的看着。這刻字的工作，是很不容易的，直到正午，工作祇完成了一半光景。二人腹中饑餓，想起忘帶食品。因為急於要把這工程做完，所以很不願意回去進餐，以免耽擱許多時候。國榮便回頭對小猴子說：「朋友，我們肚子餓了，請你去找些東西來給我們吃吧！」一面用兩手做成一個圓球形，又指指自己的嘴。

小猴子，真伶俐，點了點頭，便很快的走了。不多一會，已經回來了，嘴裏「吱吱吱」的唱着歌。國光國榮回頭看時，只見牠兩手緊抓住一張大樹葉的四周，彎着身子，慢慢地走來。走到近邊，把樹葉放在地上，中間盛滿了各種可口的鮮果。國榮大笑道：「聰明忠心的朋友，謝謝你。哈哈。」說罷，和國光二人大嚼起來。朋友蹲在地上，對着他們微笑。

飽餐之後，二人繼續工作。直到傍晚時候才完工。褐色的樹幹上，顯出白色的幾行大字：

「我們兄弟二人是中國人，探險到加羅島去，中途遇到風浪，飄流到這荒島上來。採檀香木的朋友們，請不要以為我們是野人，請求載我們離開這荒島。」

張國榮 全啓

刻完這一段文字，天已不早，二人便帶着疲乏的身子，和朋友一同回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二人又到海邊去，在樹幹上刻了一段英文的告白，又費去了差不多一天的時光。這樣，無論那些採檀香木的是東方或西方人，都可以看明白這告白的意思了。

從此以後，國光兄弟倆，時常爬上樹梢，遠望南方的海邊，看有沒有那些採檀香木的人的踪跡。有時小猴子看見他們的舉動，也爬上樹梢，東望西望，引得他們笑起來。國光一看到牠爬上樹，總說：「好朋友，你那裏知道我們的心事呢？」

時光一天一天的過去，總不見那些人的影蹤。國光兄弟的熱望，也跟着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。

這樣的過了一個多月，依然不見那些採檀香木的人來到。二人覺得非常失望。國光便說：「弟弟，一個多月來，我們天天探望那些人，造船的工作，反耽誤了許多，結果卻一無所得，這真所謂『守株待兔』。」

我們以後要改變方針，還是用自己的努力。」

「是的，哥哥，希望人家的幫助，是不可靠的。我們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」國榮對於他哥哥的意見，表示贊同。

於是，他們兄弟二人，心中不再存其他的希望，只是努力於造船工作。

(十三) 永別了！荒島！

又過了一個多月，造船的工作，因為技術漸漸熟練，所以進行很快。一天上午，國光兄弟倆吃過早餐，正在進行造船工作，忽然那朋友很急促的跑來，拉住國榮的手，向南跑去，嘴裏「吱吱」的叫個不住。

「什麼事？好朋友！」國榮拍拍牠的頭。

「吱吱吱，」牠嘴裏還是這樣叫着。兩隻手在空中亂舞，好似要用手式來表達牠心中的意思。但是牠這樣做了好久，國光兄弟倆，仍然不能明白牠的意思。牠擡頭望望二人的面色，也知道他們沒有領會，於是兩手拉了國光國榮，仍向南拖他們走。聰明的國光，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，立刻擺脫了朋友的手，很快的向大樹上爬去。爬上樹梢，向南方遠

望一會，低下頭大聲對國榮說：「弟弟，快一點跑。那些採檀香木的人又來了。這一次，朋友的功勞真不小呀！弟弟，快跑！別再讓他們走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很快的爬下樹，去拿火槍。國榮聽說，便也很快的和朋友一起向南跑。國光拿了火槍，跟在他們後面，直向南方海邊跑去。跑了一陣，正要穿過一帶威密的森林，忽然，前面有一隻猛虎，攔住去路。

「呀！不好了！」國榮不禁叫了起來。小朋友也驚慌異常，很快的爬上了樹。國光走來，見猛虎擋住去路，心想：這一次很好的機會，又將被那帶毛畜生破壞了。心中惱怒異常，便不顧一切，拿起手中的火槍，瞄準了那猛虎便放。「砰砰」兩響，正打在猛虎的頭部。那虎受了傷，激起獸性的怒火，瘋狂似的向國光直撲過來。國光口中叫了一聲：「弟弟，快上樹！」手中又放了兩槍，正打中猛虎的眼眶，那畜生狂吼一聲，響聲震動了整個的森林。小猴子嚇得幾乎從樹上掉下來；國榮也嚇得索索發抖，只用雙手死命抱住樹幹。國光定睛細看那猛虎，只見牠走不上幾步，便倒在地上亂滾，不一會，便不動了。

「弟弟，我們快跑吧！」國光見猛虎已死，才放寬了心。國榮和小

朋友也放心了，從樹上爬下來，三人繼續前進。

跑出森林，已將到海邊，遠望南方，已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那些採檀香木的人，都在注視他們。他們很快的向前跑，只聽得那些人齊聲大叫，用英語問道：「是文明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是中國人。」國光兄弟倆大喜欲狂，同時用英語大聲回答。兩腿仍是不停的向前跑去。

跑到海邊，那些人都來圍住了他們問話。一個人道：「你們就是那樹幹上刻着姓名的兄弟二人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張國光，他是我弟弟國榮。」國光說着，用手指指國榮。

「你們都是中國人嗎？那我們是同國籍的了。」一個人搶前一步，來和他們握手。

「我們真高興，不想在離家萬里的荒島上，竟會遇到祖國的同胞，真是意想不到的！」國光心中真高興極了，手緊握住那不知姓名的同胞。他們談話的時候，完全用中國話，所以其他的人，都呆呆的看着他們，一句話也不懂。小朋友站在旁邊，眼看許多人奇怪的舉動，更是莫

明其妙。

「張先生，你們兩位勇敢的青年，真使我們佩服，我們很願意知道二位冒險的經歷。」一個人提出，大家都齊聲附和：「好，贊成，我們都希望知道二位的冒險經過。」

國光聽說，便坐下來用英語向大家講述。大家都坐下來，圍住他靜聽。國光把怎樣出發，怎樣在海洋中遇到大風浪，怎樣走上這荒島，怎樣遇見野人和野狼，國榮又怎樣被野人捉去，又怎樣逃脫，詳細的講了一遍，講到上次來請求那些採檀香木的人載他們離開荒島，發生誤會，以致受到槍傷時，一個人插嘴說：

「我真抱歉，那時我也太魯莽了一些。但你們兩位的样子，簡直不像是文明人，況且，我做夢也想不到，在這樣的荒島上，會住着文明人的，所以我為了想防禦野人的襲擊，便開了一槍，現在想想，真覺得對不住你們兩位。」

「那不能怪你，這是我們自己的疏忽。」國光笑笑說：「當時我怕你們走掉，急急的跑來，所以沒有想到自己完全是野人的樣子。這怎能說是你魯莽呢？就是我們現在的样子，如果不會講文明人的話，誰會相

信我們是文明人呢？我們兄弟二人現在的樣子，要是電影公司請去拍電影，扮野人可以不用化裝了。」這話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。另一個人也說：

「真的，今天我們來時，看見樹上刻着的文字，方才又聽得槍聲，才相信你們是文明人。否則，剛才你們從森林裏走出來時，我們也不會知道你們是文明人的，也不會問你們話了。現在再請講下去吧。」

國光聽說，又繼續講下去，直講到方才在森林中打死一隻猛虎為止。衆人聽了，都稱贊他們的勇敢，佩服他們的毅力。

國光謙遜了一番，便說：「現在我們的目的，還是要到加羅島，不知諸位能否載我們去？」

「加羅島嗎？那容易！加羅島在此東北約五十多哩，我們的船，雖不經過那裏，但是祇要多繞一些路程就行了。我們的船還不算小，如果像現在的天氣，沒有特殊變化，大概不致有什麼危險。」那些採檀香木的都這樣說。他們雖然都是異國人，但被國光國榮二人的勇敢和毅力深深感動了。

「這樣，我們是感激不盡了。」國光快樂到流下淚來。說：「那麼我

們去收拾行裝，大概要一小時後才能停當，請諸位稍等一下，好嗎？」
「我們要採檀香木，本來還要耽擱些時，你們快些回來就是了。」

一個人回答。

國光國榮異常快樂，急忙回家，把帶來的東西一齊收拾好。但是一隻木箱拆掉了，剩下的一隻，放不下許多東西，祇得多分幾次搬運，更把獵得的許多獸肉，和自己創造的弓箭，也一起帶走。所以他們一共運了四次，才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到海邊。

這時，已近正午，採檀香木的，也預備動身了。許多人幫他們把許多東西，一齊搬上船，接著大家都上了船。正想開船，大家都這樣忙亂，那知竟把一個人撇在一旁，誰也沒有注意到。這時船將啓行，國榮回頭看岸上，只見那朋友呆立在海岸上，嘴裏發出一種好像很悲慘淒涼的聲調。大概朋友看見國光兄弟倆的行動，靈敏的腦子，他感覺到離別就在眼前，所以覺得非常傷心。國榮心中，也不禁黯然傷感。心想：我們和牠雖不是同類，但相交日久，感情也非常好，簡直已忘了牠是畜類；況且在島上時，一有什麼危險，牠便來報告，今天我們能離開這荒島，牠也有很大的功勞，現在捨牠而去，心中實在有些不忍。想要帶牠同

走，又想到使牠離別家鄉，離別父母和同類，也不是妥善辦法。一時心中萬感交集，想不出一個兩全的辦法。國光的心裏呢？也正和國榮一樣，覺得心中有千萬句話想說，却說不出。其實，即使說出來，那朋友又怎麼聽得懂呢？那猴子雖不知道國光國榮心中的悲苦，但牠從他們臉上的神情，也能够知道一點，所以更現出傷心的樣子。岸上一隻動物，船上兩個人類，六隻眼睛互相注視着，大家默不作聲。心中的悲痛，恐怕沒有人能够知道吧！

船漸漸的離了岸，國榮臉上掛滿了熱淚。最後，揮一揮手，帶着悲楚的語調說：「好朋友，永別了！」

國光也接着說：「永別了！荒島。」那猴子也揮一揮手，眼眶裏滿含着眼淚，一眼不眨的望着國光兄弟二人，呆看他們漸漸的離去。

(十四) 加羅島到了！

船身離岸漸遠，國榮無力的倒下來。同船的人，看見這樣奇怪的情形，都不勝詫異。爭着來問，究竟是怎樣一回事。國榮便把醫治猴子的創傷，猴子報恩，結成好友等事，從頭至尾，細細講了一遍。許多人聽

了，都大為詫異，不信一個動物，竟會如此。要不是方才親眼看見那種情景，無論如何不會相信的。

正午時候進餐，國光把許多獸肉拿出，加以烹調，便成了很美味的菜肴。其他同伴，吃到那些從未吃過的鹿肉、兔肉、獐肉等，覺得異常可口。國光兄弟，吃到那些半年多沒有進過口的牛奶、麵包、牛肉、雞蛋等食物，也覺得格外好吃；更因為今天能夠脫離荒島，走向目的地去，心中十分快樂，所以吃各種食物更覺有味了。

午餐後，許多人坐在船中閒談，國光便問許多同伴中有誰到過加羅島沒有？有誰知道關於加羅島的情況？一位年老的英國人便說：

「我雖沒有到過加羅島，但我父親去過好幾次。據他告訴我，加羅島上住着許多文明人，他們從事於墾荒開礦等工作。這些文明人中，包括許多不同的國籍，白種人黃種人都有。貴國人在這島上的，人數也很多。他們集合各國的人民組成一個小小的團體，好似一個國家。

他們的疆域，只限於島的西南隅；島的東北部，就住着一族未開化的野人。好在中間有一帶山脈，從西北到東南，把他們劃分成兩個區域，不相侵犯。所以你們要去，祇要在島的西南岸上陸，便絲毫沒有危險

。」

老人講完，國光國榮都點了點頭說：

「謝謝你的指教，我們非常感激。」國光又說：「先父遺下的那張地圖上，確是如此，從西北到東南，確有一條山脈斜互着，可見老伯伯的話，一些也不錯。」

隨後衆人又任意閒談，船在海洋中直向加羅島駛去。二小時以後，國光在船頭上眺望，但見前面海平線上，隱約有一抹黑影，心想或許就是加羅了。這時，那老人偶然回頭，也看見了，便笑着對國光說：「這前面的黑影，就是加羅島了。」

「呀！我們半年來天天盼望着的加羅呀！你終于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嗎？」國光心中，真有描摹不出的快樂。國榮聽說，也忙不及的趕到船頭上來看，不禁手舞足蹈起來。指着那黑影說：「加羅呀，加羅！你來了嗎？」這一句話，說得全船的人都笑了起來。就是國榮自己，也不禁好笑起來，紅着臉向衆人說：「我快樂到幾乎發狂了。」

船不停的向前進行，國光兄弟二人，立在船頭上，望着前面的黑影，恨不得插翅飛過去。因為心中希望愈早到愈好，所以頓時覺得船行

的速度，忽然減少了許多。

船繼續向前行，前面的黑影，漸漸擴大擴大，終於很清楚的呈現於眼前。許多高大的樹木背後，築有不少茅屋，村人來來往往，非常忙碌，他們都穿着西洋服裝，無疑地都是些文明人。

船駛近岸，便有人操着英語問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船？來做什麼？」
「我們來尋找鑽石礦和父親的屍骨的。」國光站起來，也操着英語回答。

「哦！你父親死在這島上的嗎？」那人很驚異的問：「好，你上岸來再說罷！」

「還有我的弟弟，也同來的。」國光說着，回身指着國榮。

「好，那麼兩位一起上來吧！」那人說。

國光國榮二人上了岸，船上的衆人，幫他們把所有的東西一起搬上岸，就對他們說：「勇敢的少年，再會吧！」

「再會！諸位朋友！謝謝諸位送我們來！」國光國榮都現出十分感激的神色。

那人領國光兄弟二人到一個地方：在一間建築很簡陋的屋子前面站

定。走進裏面，只見正中有一張桌子，椅子上坐着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人，正低着頭在工作。見他們三人進來，便擡起頭來。先前那人跑上一步，對那老人說：「這二位才到我們島上來，據說是來找他們父親的屍骨和鑽石礦的。」又回頭指着那老人對國光說：「這位就是我們這裏的領袖。」說完，就走了。

國光和國榮走下一步，和那領袖招呼一下，老人便請他們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們兩位是那裏人？請教尊姓大名。」

「我們兄弟二人都是中國人。我叫張國光，我弟弟叫張國榮。」國光回答。

「哦！張先生！你們上這兒來，是找尋父親的屍骨和鑽石礦嗎？現在請你再說得詳細一些好嗎？我想我或者能幫助你們的。」老人又問。

「我們的爸爸，叫張道生，在十一年前探險到這裏，在發現鑽石礦的第二天，不幸便害病死了。」國光一面說，一面拭乾流了滿面的淚珠兒。接着又說：「那時，我們兄弟二人，年紀還小，根本不知道。直到去年，一位先父的朋友王愛民先生，寫信告訴我們這件事，並把先父所發現鑽石礦所在地的地圖，也寄給我們，於是我們便決定上這裏來找先

父的遺體和鑽石礦。」說着，就從衣袋中拿出那張羊皮紙圖，遞給那老人。老人把圖接到手中，細看了一會，便說：

「是的，我好像記得，確有張道生王愛民這樣兩個人，到過我們這島上來的。但是我很抱歉，現在要使你們太大的失望，因為我們在近幾年來，已發現了許多鑽石礦，這圖上的礦地，也已經被我們發見而開採。二位現在來這裏，不是等於白跑嗎？但是，你們既然來到此地，也很不容易，我們也不會使你們完全失望的。我想……」

「那沒有什麼大關係。」國光不等老人說完，便搶着說：「我們來此主要的目的，是找尋先父的遺體，祇要你能幫助我們找到他，就感恩不盡了。」

「這件事情，祇要有相當標記，就很容易找到。祇怕你們先人的遺體，埋葬在地上，沒有什麼標記，那就難以着手了。」老人說完，停了一會，又說：「讓我查一查當時礦地的所在，我想你們先人埋葬的地方，或許就在這附近的。」說着，站起來，走到一個櫥架旁，拉出一隻標着「鑽石礦」三字的抽屜，拿出一疊文件，查閱了一會，說：「在這裏了！」他把一張紙拿給國光看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「第十一次鑽石礦的發現：

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，第十一次發現鑽石礦。地點：莫薩爾村正西十二又百分之三十九公里。數量：約值五十萬磅。附註：礦中有一署名張道生所寫的字條，可見這礦已先被發現，但張道生已死，全部財產，應歸公有。」

國光看完，心中非常快樂。既然有了確定的地點，當然找起來比較容易。老人又道：「你們有東西帶來嗎？」

「有的，有一隻大木箱和一隻手提皮箱，和其他零星物件。」國光回答。

「那些東西，停一會兒，會有人送來的。現在就請你們住在這兒，明天我找幾個人伴送你們去找。」老人說完，引他們到一間屋子裏。那屋子雖不很大，但佈置得非常精緻，也很清潔。當天晚上，他們就住在那裏，八九月來，沒有睡過這樣舒服的牀鋪，當然格外覺得舒適了。

(十五) 跌下深谷

第二天早上，兄弟二人一早就起身。不多時，就有人送進洗臉水和

早餐來。那早餐是非常豐盛，除了牛奶麵包之外，還有牛肉、雞蛋、魚、水果等。二人吃過早餐，一會兒，那老人便領了五個力壯年輕的漢子進來，對他們說：

「張先生！我現在命這五個人伴送你們去，你們如果有什麼事，可以命他們做。」

「謝謝你的美意。」國光回頭又對國榮說：「那麼我們就動身吧！」

「好！」國榮很興奮的說。

「但是，你們要注意！那個地方就在維爾士山的附近，你們切不可走過山嶺，走到山的另一面去。因為那裏住着性情殘忍的野人，如果走過去，被他們捉去，那就沒命了。」老人臉上顯出很嚴重的神情，警告着。

「是了，我們牢記着你的指示。」國光國榮二人同時回答。

於是他們跟着五個旅伴，一同出發。走了約有四十多公里，到一個村上。一個旅伴告訴他們，這就是莫薩爾村。他們在村上，休息了一下，又繼續前進。走了約有十幾公里光景，前面可看見一個很高的山。又走了一會，便到了山脚下。一個旅伴指着前面的山說：

「這前面陷進去的山壁，就是當時發現鑽礦的地方！」

「好，那麼你們五位請回去吧！費了諸位許多寶貴的時間，我們心中真過意不去。」國榮說。

「那沒有關係，我們奉命來此，那是我們應盡的責任。我們應該留在這裏，聽你們的命令。」五人齊聲回答。

「不！我們現在已不需要你們做什麼工作了。請回去吧！謝謝諸位的好意。」國光說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麼我們便回去。我們帶來的乾糧，請你們拿着吧！」一個旅伴說着，把手中拿着的乾糧，遞給國光。

五人回去以後，國光國榮便在附近開始尋找父親的屍骨。費去了整整一上午的時光，附近的地方都找遍了，却是毫無所得。

「哥哥，這工作太無把握了。不知爸爸埋葬的地方，究竟有沒有標記？」國榮有些不耐煩了。

「弟弟，這確是一件困難的工作。要是沒有標記，當然一輩子也找不到的。但是，這些我們暫且不管，找了再說。要是當真找不到，那也沒有辦法。」國光道。

「下午，我們到山上去找我看吧！」

「不，恐怕有危險。那老人不是一再警告過我們嗎？」

「我們在山上找，有什麼危險呢？祇要不到山的那一邊去就是了。」
「那也好。」

吃完乾糧，兩人慢慢的爬上山去。山上的岩石，都是又圓又光的，加以潮濕異常，所以滑得厲害。兩人小心的上去，不覺離地已有二三十呎高了。突然，國榮「呀」的一聲，失足掉下一個很深的山谷中去。國光急忙上前來觀看，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。二個人一前一後，跌下深谷，人事也不知，昏了過去。

經過好久好久，國榮才慢慢蘇醒過來。覺得身上非常痛，幸虧還沒有重傷。他擡頭向四周一望，看見四周都是陡峭的岩壁，約莫至少也有二十呎高。岩壁上光滑得生不出一根雜草。他再向上望，大聲地叫「哥哥！哥哥！」却不聽得回音。「噢！哥哥呢？難道沒有看見我掉下來嗎？他到那裏去了呢？怎麼不回答我呢？」他自言自語的說。正在詫異的時候，忽然從身旁傳來一種呻吟聲，使他格外驚奇。「呀！這是什麼聲音呀！」回頭一看，瞥見了國光，驚訝的叫道：「哥哥，你怎麼也掉了下

來呢？」

「弟弟，你沒有受傷嗎？」國光的聲音，顯得非常軟弱無力。

「哥哥，我沒有受到重傷，祇是身上覺得很痛。你呢？」

「哦，我也還好。」國光一面說，一面慢慢的坐起來。過了一會，兩人的痛楚，似乎好了一些。國榮向四面的岩壁看看，又向地下看看，一聲長嘆，說：

「唉！地下這許多象牙，不是一筆很大的財產嗎？可惜我們沒法走出這個山谷，就是發現了這許多象牙，又有什麼用呢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這些寶物對於我們毫無用處。我們現在如果有幾片麵包，或許還能維持幾天的生命。」

「弟弟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國光問。「難道你預備永久住在這山谷裏嗎？」

「誰願意住在這山谷裏？但是，四面的絕壁，又光又滑，無論如何，攀緣不上，怎麼辦呢？」國榮說。

「弟弟，我們到了危急的時候，要力持鎮定，運用思想來解決一切困難。」國光的態度，是非常樂觀。「我想，我們一定可以出這山谷。」

這些象牙，當然就成為我們的財產了。」

「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難道我們還有方法可以出這山谷嗎？」國榮很詫異的問。

「當然可以，你看，這地上的許多象牙和象骨，你以為是有人從山上丟下來的嗎？」

「那當然不是。」

「既然不是從上丟下，那麼從哪裏來的呢？我知道：象的特性，也非常重視死後的遺體，每逢一隻象自己知道將要生命斷絕時，會自己走到一個地方去躲着，坐以待斃。那地方是非常祕密，不易被人發現。於是，以後每個象都葬身在這個所在，無形中便成為眾象的墳墓。這件事你知道嗎？」

「這我知道。」

「你既知道，那就該明白我的意思了！這個所在，有這樣許多象牙象骨，可見就是我方才所說的象的墳墓。那麼，象既能從外面走進來，一定有路可通，為什麼我們不能走出去呢？」

「對了！」國榮頓時恍然大悟。「那麼我們快找尋出路吧！」

二人分頭在絕壁的四周找出路，不多時，國榮已先找到，叫道：「哥哥快來！這裏有一個山洞呢！」國光急忙跑過去看，果真是一個山洞，裏面黑洞洞的，一些光亮也沒有。二人便走進這山洞，用手摸着洞壁，一步一步地向前。也不知轉了幾次灣，變換了幾次方向。突然覺得眼前一亮，國榮大喜，叫道：「這是出路呀！那路真彎曲極了，怪不得我在山谷裏時，一線光亮也不見。」

又轉一個灣，眼前完全光明了。細看所走的路，祇有六七呎闊，兩邊都是高峻的山峯。又走了一程，國光突然想起一件事，說：「呀！弟弟！這路正向着東北，我們要到野人的巢穴了。怎麼辦？」

「這也沒有辦法。除了這路，更沒有第二條路可通。我們祇有向前走，但願在遇到野人以前，先發現一條回去的通路。」國榮的辦法，真是無可奈何的辦法。

二人仍是不停的前進，覺得路漸漸開闊，兩邊的山峯，也漸漸平坦，不像先時那樣高峻陡峭了。又走了一程，約莫有半哩光景，高山更平坦了，二人便捨了大道，走上山坡，向西南方攀緣上去。就在這時，他們已被野人發現，一聲吶喊，幾十個野人，蜂擁上前。國光喊一聲「弟

弟！快跑！」拚命的向山上逃。國榮跟在後面，也很快的上山。他們逃了多時，回頭看野人，也都已上了山。

二人拚命的逃，野人在後面緊追不捨。山上的路真崎嶇難行，所以他們實在跑不快。看看後面的野人，越追越近，心中十分焦急。又逃了一程，他們已走上一個低的山峯，但是腿裏無力，跑起路來，東倒西歪，將不能支持身體的重心。再低頭看那些野人，仍然不停地向上爬。正在這危急的時候，國光瞥見附近有許多亂石堆，靈機一動，忙搬了大石向下丟。國榮看見，立刻也動手。大石丟完了，就用小石塊。一時石塊像雨點樣的望山下丟，打得那些野人，頭破血淋，野人終於被打退了。

(十六) 得寶歸來

打退了野人，休息多時，二人的腿力漸漸恢復，於是很小心的一步一步下山。

回來後，第一件工作，便是把發現象牙這件事，報告島上的領袖。那領袖立刻命三五十個工人，跟隨他們前去搬取。國光國榮在前領導，其餘的人都跟在後面。到了那山谷口，國光指着說：「這下面就是，你

們設法去取吧！」

這些工人站在一塊平穩的大石上，先用繩子縋下八個人，然後再把大籃子縋下去。底下的工人，把象牙放滿一大籃，上面的人，便合力把籃子拉上來。這樣一籃一籃的搬取。還沒有到谷中所有象牙的三分之一，天色已晚，便各自回家休息。第二天絕早，再繼續工作。直到第三天的正午，才把所有的象牙，一齊搬完。把許多象牙運回去，那領袖對國光說：「張先生！這些象牙，祇少也可值到十萬金鎊，兩位雖失去一個鑽石礦，却無意中得了這許多象牙，其中好像是有天意的。就是我們，也非常高興。」

「不，這些象牙，雖是我們發現，但我們決不能全數搬運。所以這些象牙，應和你們平分才對。」國光非常謙遜的說。

「不是這樣講的。」那領袖把手亂搖。「張先生不必客氣，我們決不能受這象牙。」

「這的確應該對半分，才算公平。」國榮也說。

「如果你們再要這樣推讓，我也可以接受，但我也要把鑽石分一半給你們。」老人說。

「那是更不敢領受了！」國光同聲說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麼象牙也不必平分了！」老人又說。

這樣互相推讓了好久，結果還是依照老人的主張，就是象牙應全部歸國光弟兄二人。但他們二人的心中，最認為不滿意的，就是父親的遺體，仍然沒有找到。這件事，使他們非常傷心。

兩個中國少年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到加羅島找尋父親的屍骨。屍骨沒找到，却在無意中獲得許多象牙。這事很快的傳遍全島的人民，沒有一個不知道。就在這一天的下午，一個年近六十的老人，走來見國光。他見了國光，操著很流利的中國話問國光：「你就是張道生先生的令郎嗎？」

「不敢，老伯伯。他正是先父。」國光回答。

「哈哈！好極了！」老伯伯的臉上，顯出慈祥的笑容。「巧極了！你是來找令尊的遺體嗎？恐怕還在我這裏呢！令尊和我，原也有一面之交。記得他在十一年前，上這兒來。這島上，中國同胞是很少見的，所以格外覺得親熱。後來王愛民先生來找我，把一隻小木箱交給我，那時他恐怕已受到野人的襲擊，記憶盡失，所以一句話也不說，使我莫明其

妙。此後也沒有見過令尊，木箱也一直保存在舍間。現在我知道你們來此的目的，才想起往事，決定那木箱裏，一定是令尊的骨灰了。」說着，把帶來的一隻小木箱，遞給國光。國光接到手中，細看那木箱，斜黏着一紙封條。急忙打開來看，裏面有不少亂紙糊在四周，正中放着一隻小瓶，瓶上貼着一張紙，有一行小字道：「張道生先生的骨灰。」字跡挺秀，可見是王愛民未受傷前的手筆。

國光捧住了瓶，眼淚如雨下。國榮在後看了，淚珠兒也不禁流淌雙頰。國光嗚咽着說：「老伯的大恩，叫我們怎樣報答呢？」

「我也不過盡一些朋友應盡的責任，何必說什麼報答呢？」老年人說完，便起身告辭。國光國榮送他出門，還是稱謝不止。

第二天早上，島上的領袖，預備好八隻大船，把所有的象牙，全裝上船，送他們到德班。臨行時，國光國榮當然感激不盡。心想：這島上的人民，都是這樣的熱心而愛人，沒有一些奸詐，沒有絲毫自私自利的心，是多麼的難得，要不是叔父還在祖國，一定留在這島上，不願回國。船很平穩的到了南非洲西岸的德班，那些從加羅島伴送國光等前來的人，代他們把那些象牙脫售，一共賣得十二萬金鎊。

不多幾天，國光國榮二個勇敢的青年，又登上祖國的土池了。



標商冊註



中華民國卅五年四月再版
民圖書公司
定價
上海重慶南路蒲柏坊四七號
電話 八四六〇〇號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著者 蕭起賢

